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  
孙绍振 陈剑晖 主编

# 散文的 昨天和今天

林非一著

林非

SPM  
出版传媒  
人民出版社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  
孙绍振 陈剑晖 主编

# 散文的昨天和今天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的昨天和今天/林非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6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10816 - 2

I. ①散… II. ①林… III. ①散文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7.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725 号

SanWen De ZuoTian He JinTian

## 散文的昨天和今天

林非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 莹

出版策划：古海阳

责任编辑：罗 丹 古海阳

排 版：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礼孩书衣坊

责任技编：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25 插 页：2 字 数：250 千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 总序

孙绍振  
陈剑晖

散文是“文体之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凝聚。在古代、“五四”时期，散文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是一路走红，成为最受出版商、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欢迎的文体。但与这种蓬勃态势极不相称的是散文理论的贫困，其学术积累，其受关注的程度，其对创作的影响，均远逊于诗歌、小说乃至戏剧。造成散文理论贫困的原因，在我们看来有如下几方面：其一，缺乏有较高认同度且具有一定操作性的核心范畴；其二，缺乏流派思潮意识，更缺乏以流派思潮为标志的论争；其三，观念落后，理论陈旧，缺乏建构属于自己的散文理论话语的自觉；其四，一些散文研究者缺乏应有的自信，总觉得研究散文低人一等，而学界对散文研究有意或无意的贬低与漠视，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种自卑感。正是这几方面的合力，导致了散文这种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创作红红火火，异彩纷呈；另一方面是理论冷冷清清，长期萎靡疲软、欲振乏力。当然，这是从总的方面，从与小说、诗歌等主流文体相较而言。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之后，在一批有志于振兴散文理论的中青年学者努力下，特别是随着一批原先研究小说、诗歌的著名老一辈学者的加盟，散文研究队伍不仅日渐发展壮大，而且提高了散文研究的起点，改变了以往只重收集整理资料，探讨散文创作技巧，尤其是只重作家作品评论而轻理论建构的研究局面。散文研究开始由边缘向中心位移的标志是：一些散文研究者开始从学理上研究散文的概念范畴，试图建构散文的理论体系；一些研究者将研究重心从社会学、思想内容研究转向文体研究；甚至连一向不受重视的流派思潮研究，散文研究中的哲学问题、方法论问题也有学者关注。至于“大散文”“纯散文”“复调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子散文”“艺术散文”“生命散文”“新散文”“在场散文”“原散文”等众多散文观念、主张或口号的提出，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当下散文领域的热闹。总而言之，随着散文创作的繁荣，散文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加强，以及研究者质疑精神、批判意识的觉醒，散文研究已告别了原先备受冷落歧视的尴尬境地，开始有了一些自信，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这是事实，也是我们必须明确的理论前提和总体判断。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散文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观，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念和主张，但迄今为止，相较于小说、诗歌研究，散文研究还是落后的，还远远未达到我们的期待。具体表现在：第一，散文理论、散文批评和散文理论史的研究虽进入众声喧哗的繁盛期，但由于在基本理念上缺乏共识，这样对散文成就的评价便缺乏统一尺度，常常陷入混乱、自相矛盾的困局。第二，新世纪以来虽有众多的散文理论，但大多是理论家各自的独白，并未获得散文研究者的普遍认可，作家似乎也不太买账。第三，时下的散文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单兵作战，虽然发表了不少单篇评论和单本著作，但由于没有策划，宣传不到位，因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影响力上大打折扣。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组成一个强大的作者阵容，出版“百年散文探索丛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二十世纪至本世纪初期的散文进行全方位且具原创性的欣赏、梳理与阐释，同时建构起新的散文理论话语，最大可能地为散文立论、立法。我们认为，这样不仅能推动我国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结束散文缺乏共识、标准混乱的局面，从而提高散文研究的学术品位，使散文研究在人文学术领域有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一个想法。

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二个想法，也可以说是更深层的原因，是考虑到自“五四”以降，文学理论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古代，小说、戏剧理论十分薄弱，古代有关文章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散文理论，所以散文理论在古代可以说是正宗，享有很高的地位。但“五四”之后，随着小说、诗歌日渐占据上风，加之西方文学理论大规模涌入我国，并在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中完全压倒了传统的古典文论。如此一来，既没有西方现成理论可资借鉴，又没有思潮流派可以师承的散文研究自然成了弃儿，更不可能像小说、诗歌研究那样丰富多彩、风光无限。不过正所谓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散文研究虽不似小说、诗歌研究那样有西方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但它那份心定神闲，那份“任凭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的气度，却是因过分追逐西方各种文学新潮和表现技巧而变得心浮气躁、“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小说、诗歌研究所不及的。正因贫困，正因没有太多现成理论可依持，说不定散文研究的天地更加开阔，更有可能建构起带有原创性的东西。这样看来，散文研究不仅不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事实上还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三个想法，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国内尚无关于现当代散文研究和批评的丛书系列。因此，本丛书的成功出版，无疑填补了散文研究方面的空白，具有开拓与创新之功。若能好好经营，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学术品牌。

最后，再简单说说本丛书的一些特色。第一，丛书体现创新性，强调学理性，又兼顾可读性。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散文，提高阅读兴趣，丛书将尽量回避过于“学院化”的表述，用生动优美的文字来探讨散文问题。第二，丛书以目前国内最重量级、最具名气、最有号召力的散文研究名家为作者群，旨 在全面展现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学术创新成果，力求能够在学科内外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第三，丛书不拘一格，系统论著、专题研究、文本解读、批评随笔皆可。关键是要有特色，有创新性，有可读性，尽量做到雅俗共赏。第四，我们力求把丛书打造成可持续的产品链。

一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真诚地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当下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学术著作出版困难之际，以不世的眼光和气魄，接纳了这套显然不会获利丰厚的丛书，为当代散文的创作和研究，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要感谢长期致力于散文研究的学者。他们甘于寂寞，享受冷遇。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大红大紫，但他们却安之若素，以纯正的精神去接近散文的精神，以炽热的心去拥抱散文的心。因此，“百年散文探索丛书”的出版，既是一个学术群体探索思考的展示，更是一种坚守精神的见证。但愿本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散文，并推动当代散文研究和批评更上一层楼。



## 目 录

### ■ 第一篇 理论建设 / 1

- 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 / 2
- 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 / 21
- 散文研究的特点 / 33
- 漫说散文 / 39
- 散文诗的审美个性 / 50
- 关于杂文的思考 / 55
- 关于散文的思考 / 61
- 关于学术随笔的遐想 / 68

### ■ 第二篇 现象与趋势 / 71

- 散文的昨日和明日 / 72
- 五四以来散文创作概况 / 84
- 对当前散文创作趋势的思考 / 95
- 向着 21 世纪迈进的散文 / 98
- 现代化与散文创作 / 106
- 散文的未来 / 110

### ■ 第三篇 讲演与对话 / 113

- 东方散文家的使命
- 在汉城“国际散文研讨会”上的讲演 / 114

关于散文与旅游文学的对话

——在西南师范大学的讲演 / 122

话说散文

——在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研究会上的讲演 / 132

话说游记

——在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研究会上的讲演 / 139

散文写作的甘苦

——在鲁迅文学院的讲演 / 145

关于当前散文创作等问题答客问 / 165

## ■ 第四篇 我与散文 / 171

我和散文 / 172

我和散文研究 / 180

我的散文观 / 187

散文：我写故我在 / 197

我爱读散文 / 200

我怎样写《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 / 205

与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 209

## ■ 第五篇 前言与序言 / 215

《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序 / 216

《中国现代杂文史》前言 / 218

《中国现代散文史稿》韩译本序言 / 227

《中外散文辞典》序言 / 230

《鲁迅散文选集》前言 / 235

《中国当代散文大系》前言 / 239

《20世纪中国散文大系》序言 / 243

《中华百年游记精华》序言 / 249

第一篇



理论建设

# 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

我想来谈一谈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体裁史的研究，似乎还很少见到有关的成果，因此我曾不自量力，写了《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和《中国现代散文史稿》这两本书，无非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对中国现代文学体裁史研究的兴趣。书没有写好，但是写完了这两本书之后，还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很想跟尊敬的前辈和同行们充分的交换意见，目的也在于引起讨论的兴趣。我提出的是下面的三个问题：

- (一) 什么是散文？结合五四以来一些不同的看法，说说自己的意见。
- (二) 从五四时期出现了散文创作以后，对于这些散文创作的研究情况，以及更正式一些的对于现代散文史的研究情况。
- (三) 研究现代散文史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些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得到指正。

什么是散文？好像是人人都知道的普通的常识，但是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对于常识问题还有这样多争论呢？这是因为散文所牵涉的领域太广阔了，简直是可以包罗万象。有的人将它的范围看得宽一些，有的人却看得狭一些，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见解，前者称为广义散文，后者称为狭义散文。

这要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说起，中国古代历来将文学作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韵文，另一类就是散文，不用韵的被称为“笔”或“古文”，也就是散文，可见散文的领域是多么广阔啊。而且在秦汉之前，思想文化还在草创时期，文学和哲学、史学、伦理学之间还没有严格的区分，像《左传》《战国策》里的不少篇章，就被认为是很好的散文，《论语》《孟子》里的有些段落也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广义散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像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他写的《原道》《原毁》等，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论文，却历来都被认为是上乘的散文，这种看法到五四以后才逐渐有了改变。

经过鸦片战争以后不少先驱者的探索和酝酿，五四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文化思想正式开端的时期，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学术分工的思想也变得相当明确了，开始比较准确的去探讨中外文化的发展以及它各个门类所特有的内涵，对于文学、哲学、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也逐步在展开。就以对文学的分类来说，在西方近代文艺科学的影响底下，逐渐形成四分法的概念，即将文学体裁分为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四类。四分法在当时是合理的，随着生活的发展，随着文学体裁的复杂化，这种分类必然会不够用了，譬如说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就归纳不进去。至于在五四以后原来归入散文类的报告文学，在当代创作中已蔚为大观，独立出去，自成一体了。理论是为了说明现实的，随着生活的前进，理论也应该前进和发展。

在这个四分法中间所谓的散文，当然是指文艺性的散文，要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其余属于哲学、史学和伦理学的论著，一般就不包括在内了，这样缩小了范围的结果，必然会讲到狭义的散文。但是对于所谓狭义的散文，究竟将它的范围限制到什么程度，就又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是将范围限制得十分严格，认为抒情性比较强的才是名副其实的散文，其他的不能算是文学散文，而只是政论性或新闻性的小品。另一种看法比这要宽泛一些，认为只要是带上文学色彩的议论文或报导文字，也都可以归入文学四分法中的散文类中去，这样尽管将散文的范围缩小了，但是广义散文的影响还产生作用，这是因为广义散文的划分本来就有它的合理性，它里边确实有文学的因子。

这两种意见中，我是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的。将文学散文只限于抒情

散文，就排斥了实际上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散文，像杂感、报告、速写、序跋、谈艺录、读书记等等，这不利于散文的繁荣和发展，不利于它产生更为广阔的社会作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固然是一种革新的产物，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学毕竟有着继承的关系，这在散文创作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好多作家运用文学笔法去写议论文，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不仅思想上是一种启蒙，在艺术上也有着极大的审美的愉悦，鲁迅杂文就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像这样闪耀着思想与艺术光芒的精神产品，怎么能够将它排斥在文学散文的范围之外呢？从现代散文创作的实践情况来看，后一种看法更符合于实际情况，因而也可以说是更确切和科学一些。

五四以后不少有影响的散文作家，都是将文学散文看得比较宽泛的，可以说是将它当成为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一种交叉。像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就将散文与诗、小说、戏剧并列，认为散文包括“解论”“辩议”“记叙”“形状”等四种，他跟今天主张狭义散文只包括抒情散文的看法相反，忽视了文学性很强的散文创作。周作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首先提倡撰写散文的人，他写过一篇《美文》（《晨报》第七版，1921年6月8日），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在这几句简单的没有很好阐述的话语中，实际上是将“美文”也就是散文应该包括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根据周作人的看法，将“美文”包括在“论文”中间，而且又提到它抒情与叙事的因素，是不是意味着他对散文创作的范围看得比较广泛呢？他自然也对这种文体作出了限制，这就是必须具有艺术性。这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周作人还从事散文创作，实践自己的主张。他的散文创作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果粗略的分析起来，有的作品产生过批判旧文化和旧道德的启蒙作用，有的作品却蕴藏着一种封建士大夫的隐逸气味，在消磨着读者和自己的意志，后来甚至逐步走向堕落，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当了可耻

的汉奸，不过他在五四时期对于推动散文创作确实起过不少的作用。

在当时，王统照写了一篇《纯散文》（《晨报·文学旬刊》，1923年6月21日），也是提倡文学散文的，包括的范围更为广泛，将带上文学色彩的哲学或历史著作，如柏格森、麦考莱的文章，也当做“纯散文”来看待。他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的分类》（《晨报·文学旬刊》，1924年2月21日、3月1日），认为“纯散文”可以分为下列五类：“历史类的散文”“描写的散文”“演说类的散文”“教训的散文”“时代的散文”，分类比较庞杂，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了解他将文学散文看得比较广泛。从以后现代散文史发展的实践来看，这些主张起了有益的作用，推动了文学散文向广阔的领域发展。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也介绍过散文分类的方法，他倾向于将散文用“实写、抒情、说理”的三项来包括，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合理而简明”。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写得相当成功的文学散文，都分别具有抒情、叙事和议论这三种功能。如果只将抒情性的散文叫做散文，其他的不算文学散文，这样就将现代散文史上取得很大成就占有重要地位的杂文创作排斥在外了，报告文学也同样被排斥在外了。从这三十年中间取得的成绩和形成的传统来看，既要从广义散文中自觉的注意提高文学散文的艺术性，又不能将狭义散文限制得过于严格。抒情也好，叙事也好，议论也好，只要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的，就都可以包括在文学散文的范围之内。

根据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实践的研究，根据一些有成就的散文家和评论家的看法，我在《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和《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论述了分别具有抒情、叙事、议论这三种功能的散文，认为这些作品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散文史。在每一篇具体的散文作品里面，这三种功能也许都会具有（但总有所侧重），也许只具有某一个方面。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尝试将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分成四种样式。第一种，将抒情性很强的散文称为小品文（五四时期散文和小品的称谓是相通的），它自然也会有叙事的因素，不过主要是抒情，如朱自清的《背影》，也叙述了他奔丧回里和父亲去车站送行的情形，但它的目的在于抒情，抒发

一种诚挚和深厚的亲子之情，这正是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二种，抒情成分更浓，基本上省略了叙事的因素，我将这样的作品划分到散文诗里去。第三种，侧重于议论性，然而在议论中又渗透了形象与感情，这就是杂文。第四种，主要是叙事，当然也会具有议论和抒情，这类文章就划分在报告文学中。根据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发展情况，将所有的作品按这四种样式加以区分，然后分门别类而又有联系的探讨它们发展的渊源，弄清其来龙去脉，从而总结经验，寻求规律，觉得这样还是大体可行的。

在这四种作品中，小品文和散文诗最为接近，后者只是更多的省略了叙事，更强调了抒情，因而文字精练了，更有诗意了。由于存在着它们之间比较接近的这种客观情况，因此有的作家将自己的散文诗也称为小品文，像郭沫若就将他《路畔的蔷薇》等六首散文诗，用《小品六章》的题名披露。鲁迅在《〈野草〉英译本序》中，也是将自己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篇章称为小品文的。可见分类只能是相对的，而并无绝对的界限，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科学的研究，所以千万不要胶柱鼓瑟。

除了这几类散文之外，顺便想谈谈传记文学的问题。有的作家认为传记文学应该归入散文中间，叶圣陶写的《关于小品文》<sup>①</sup>，就主张传记文学可以归入散文中去，说是“一部巨大的传记”“称为文学的散文也满适当”。朱自清也写过一篇《什么是散文？》<sup>②</sup>，认为在散文向前发展的趋势中，应该包括传记文学。这两位都是很有成就的作家，他们号召撰写传记文学是值得注意的。传记文学确实可以作为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样式，有意识地提倡去撰写，这对于丰富和提高广大青年读者的文化道德修养以及审美能力，吸引和鼓舞他们向许多杰出的人物看齐，树立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目标和理想，应该说都是很有作用的。

问题是在于中国的传记文学历来都不很发达，因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着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始终在禁锢和束缚人们的思想感情，人们内心深处的思考与搏斗，欢乐与痛苦，都不大敢坦率地说出来，这就叫做

<sup>①</sup> 《关于小品文》收录于中国书店（上海）1935年出版的《小品文和漫画》一书中。

<sup>②</sup> 此文收录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百题》，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

“非礼勿言”，因此历来出现的许多传记，无非像郁达夫所说的那样，“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什么是传记文学》），根本说不上是文学作品。像司马迁笔下那些写得光彩照人的传记，几乎成了绝响，实在是难以为继了，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很不容易举出几部优秀的传记文学来，今天的有志者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建树。

探讨了散文的内部结构之后，想再来说一下它外部的关系。它跟诗和戏剧不言而喻是极易区别的，可是它与有些小说简直很难区别，巴金写过一篇《谈我的散文》，说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要我告诉他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或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我这些话无非说明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sup>①</sup> 巴金这些话是根据自己创作的体会，基本上将散文的特征说清楚了。我们从这些话中还可以体会到小说与散文难以区分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家在写作时，被自己的感情所激荡，非将在人生中体会到的使自己动心的事写出来不可，正像李卓吾所说的，“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而是在胸间“蓄极积久，势不能遏”，因此“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杂记》），而不会在形式上过多地考虑这是小说或者散文，如果过多地考虑这点，就不可能写好作品，从这样一条毫不神秘的艺术规律出发，就必然不会赞同十分死板和一成不变的去判定一篇作品的体裁了。

除此之外，五四前后的新文学创作还有一个开拓和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有不成熟的地方。譬如说当时的不少短篇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这样可以避免有些不熟悉或不太擅长描写的东西，在艺术虚构方面可以少下一些工夫，比较容易掌握，而这种写法跟散文就十分接

<sup>①</sup> 此文作于1958年4月，见《巴金文集》第14卷。

近。当然不是说散文与小说有什么高下之分，而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也不是说第一人称的小说就没有成熟的作品，世界短篇小说宝库中有不少杰作就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像都德、莫泊桑、契诃夫、鲁迅等人的有些短篇便是如此。鲁迅的《呐喊》是五四开拓时期的产物，不能不带上开拓时期的某些痕迹，却又是十分成熟的作品，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在世界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罕见的。这两种复杂情况的交叉，就使《呐喊》中的有些篇章，在体裁上比较难于确定是小说还是散文，《一件小事》《社戏》等篇章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呢？可以很好进行研究。<sup>①</sup>

在开拓时期散文与小说缺乏明显区别的情况，也表现于郁达夫和郭沫若有些第一人称的作品。至于后来还有一些作家不一定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却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刻意追求散文化的倾向，像废名、萧红的不少小说就是如此，这可以说是牵涉到艺术风格的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讲到散文与小说之间相对区分的标准，除了巴金的论述之外，在李广田作于1943年的《谈散文》中，有一个很详尽的说明，可以说是下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他谈了下面的四点：“小说中或有故事，或无故事，但必有中心人物；散文中或有故事，或无故事，却不必一定有中心人物。”“小说宜作客观的描写，即使是第一人称的小说，那写法也还是比较客观的；散文则宜于作主观的抒写，即使是写客观的事物，也每带主观的看法。”“小说以人物行动为主，其人物之思想、情感、性格等，都是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即使偶然描写一些自然景物，也还是为了人物的行动；散文则不必以人物行动为主，只写一个情节，一段心情，一片风景，也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散文。”“小说须全作具体描写，即使是议论，是感想，或是一种观念的陈述，也必须纳入具体的描写之中；散文则可以作抽象的言论，如说明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一种论断等。”这是相当全面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分类标准。

上述对于散文概念的介绍，无非想说明尽管是很普通的常识问题，也历来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而这又牵涉到我们研究的对象，因此就不能不加以注意。

<sup>①</sup> 参见拙作《〈呐喊〉中的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 二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体裁史的研究，确实还没有很好开始，而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应该有许多同志去研究中国新诗史、中国话剧史、现代小说史、现代散文史等项目，分头写出有声有色的论著来。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在几十年中间曾经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1) 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出现了一批不同类型的选本。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直到今天还为我们经常使用的，是周作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郁达夫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这两本书，其中选录的作品尽管只是新文学创作最初十年的成果，但是由于编选者都曾参加过当时的文学运动，具有创作的实践，还是这个潮流中的重要分子，十分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的艺术见解比较高明，因此这两个本子就带有很大的权威性，可以说是将该选的都选进去了，这两个本子的编选的经验在等待着我们作出总结。另外还有一些选本，如孙席珍编选的《现代中国散文选》、阿英编选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等，也都是重要的参考材料。这些都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可惜的是以后就很少出现值得注意的选本了。

1968 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选录了新文学运动第二个十年的作品和理论批评文字，其中的散文部分跟小说一样，都选编了三集，其余的是诗、戏剧、电影、理论批评各一集。从编选者的重视散文这个侧面来看，也无非是反映了散文创作繁荣的情况。1982 年，我们集体编选的《中国现代散文选》(七卷本)，也开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我们在编选工作中间，曾向一些著名的作家和学者请教，得到了很多启发。譬如对于素材的选择方面，有的同志就认为花费了很多时间，从历史陈迹中找出一些被人们遗忘了的好东西，这工作是有意义的，却又担心收获有限，得不偿失，因为前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不少材料。这段时间的创作离开今天还不远，一共又只有三十年左右，比较突出的作品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被有些选家反复地编入他们的本子里去，有的作品甚至还被一再评论过。如果当时还没有被注意，被选录，被